

闲话红楼

#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《红楼梦》

刘晓蕾

我有一个朋友，她是宝钗的铁粉，微信头像便是87版《红楼梦》电视剧的宝钗。我跟她观点不同，但彼此尊重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《红楼梦》。有人看见贾太子的女儿，处处有阴谋；有人看见贾家富贵，处处是乐园；有人看见悲剧，处处是“失乐园”；有人爱宝钗，爱爱人，也有人爱黛玉，爱晴雯。

几年前，我写过一篇《宝钗：复杂的现实主义》，对宝钗相当不客气，现在想想，也有不少偏见呢。宝钗当然是好姑娘。她鲜艳妩媚，艳冠群芳，难怪宝玉看见她一截雪白的臂膀，成了“呆雁”；她博闻强识，一肚子学问，关键时刻指点宝玉，帮业余画手惜春准备画材，还写得一手好诗，海棠诗一举夺魁。她也雍容大度，与人为善——对贾母，点热闹的戏与甜烂的食物，是尊者；还帮湘云设螃蟹宴，贾母开心，众姐妹写诗，皆大欢喜；虽喜欢对黛玉、湘云和岫烟进行三观式洗脑，也出于好意；面对黛玉的挖苦，大多数情况都不计较；赵姨娘都跑到王夫人处，夸宝姑娘又展样又大方；就连宝玉说她“体丰怯热”像杨妃，她也努力保持淑女范儿，只是“借扇机带双敲”了一下。

所以，湘云对黛玉说：有本事你挑宝姐姐的错，就服你。不过，深谙人性复杂的人，不轻易相信完美。英国作家德·昆西告诉我们：真的东西，总是有棱角有裂纹的。“金钏之死”、“宝钗扑蝶”，便是宝钗的裂口。

金钏自杀，宝钗来王夫人处安慰姨妈，先说金钏没准是失足，又说即使跳井寻死，也是糊涂人，赏点银子也就仁至义尽了。这话也不算错，就是太冷静了一点，还有，安慰王夫人，不一定非要撒这样的谎，是吧？宝钗扑蝶，“金钏脱壳”明哲保身，也不是问题。有趣的是宝钗的心理活动——滴翠亭里小红和坠儿在说话，宝钗听了，认定小红“眼空心大，头等刁钻古怪”，是“奸淫狗盗”之辈！小红是怡红院的粗使丫鬚，宝钗跟她并不熟。

脂砚斋评小红：“奸邪婢岂是怡红应答者。”和宝钗一样，认为小红不守规矩，不是正经人。同样对小红，王熙凤就不一样。小红帮她跑腿，捎来平儿一段话，说是五六家奶妈的事，绕口令一般。凤姐闻之大喜：这个丫头好，口齿伶俐！以后就跟我吧。于是，怡红院的低等丫鬚，成功跳槽，成了凤姐的秘书。

在《红楼梦》的丫鬚群体里，小红不是最漂亮的，但绝对是最另类的。在今天，她一定会如鱼得水，成为职场精英。

另类，是因为绝大多数人都循规蹈矩，不敢越雷池一步。这个世界，有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妻、主仆之“礼”，有“忠孝节义”，“温良恭俭让”，规范人心，建构秩序。秩序是什么？是吃饭时，李纨凤姐站着布菜，众丫鬚旁立，一声咳嗽不闻寂然饭毕；是宝玉骑马出门路过贾政书房，下马表示尊敬；是跋扈的凤姐，被婆婆讽刺，也一声也不敢吭……所以，刘姥姥说：“我只爱你们家这行事。怪道说‘礼出大家’。”

隔岸观火固然美，但秩序太严苛，也导致禁锢和压抑——元春省亲，贾母等皆按品级大妆，门外跪下迎接，她不能拥抱亲情，只有泪如雨下；贾母过生日，应酬各路人马，甚为劳乏……

贾赦打鸳鸯的主意，买18岁的嫣红当小妾；贾琏跟鲍二家的偷情，贾母维护他；哪有猫儿不吃腥的，世人打小都这么过来的。然而，对爱情，却严防死守。

所以，袭人听见宝玉对黛玉诉肺腑，吓得魂飞魄散，以为这是“丑祸”，是“不才之事”；而王善保家的口口声声说晴雯，“妖妖乔乔，大不成个体统”；王夫人一看见晴雯，就说她轻狂，一副浪样，准是狐狸精！

她们无法理解不同的生命，不相信生命还有别的可能性。用现成的“道德”看世界，最安全最简单，也最狭隘。

胡塞尔说，每个人的世界都是“自我构建出来的”，意思是，所谓现实，是自己对世界的理解。尼采早就宣称：根本没有事实，只有解释。

宝钗、袭人和王夫人世界的世界，其实是由制度、文化、道德、习俗以及性别政治等，共同构成的“现实”。因此，宝钗、湘云、袭人劝宝玉，留心经济仕途，别整天在女儿堆里混；宝钗教育黛玉、湘云：作诗不是女儿本分，多留意针黹女红才对。

按照福柯的理论，这是典型的自我“规训”——现实是什么样子，就活成什么样子。

有人说，宝钗不容易，上有寡母，还有一个爱惹事的哥哥薛蟠，所以才顾虑重重。那黛玉呢？她父母双亡寄人篱下；湘云呢？跟着叔叔婶婶，要

做针线活到半夜；探春呢？身为庶出，还有一个问题亲妈赵姨娘……各有各的烦恼。但黛玉借语请婚，雅谑补余香，又是打趣湘云大舌头，又是给刘姥姥起外号；湘云大笑大笑，醉卧芍药裯，雪地里烤鹿肉，抢着联诗；探春那么憋屈，也让宝玉去买“柳枝儿编的篮子，竹子根做的香盒，胶泥烧的风炉儿”；苦哈哈的李纨，也会适时插科打诨：“人家不得贵婿，反挨打，我也不忍得。”

曹公为何让宝钗吃“冷香丸”？据说是“从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”，要吃冷香丸压下去。“热毒”可以理解为天性和热情，但她要压制下去。

宝钗没有青春期，似乎一生下来就老了。她“罕言寡语，人谓装愚；安分随时，自云守拙”。凤姐评价她：“不干己事不张口，一问摇头三不知。”有人说这是教养，是智慧，其实，也是谨慎，是恐惧。

对此，我们最能心领神会，谁内心没藏着一个宝钗呢？这个世界有它的冷酷法则，所谓“出头的椽子先烂”、“枪打出头鸟”，于是，我们小心翼翼，隐藏起欲望和野心，然后一脸恭顺。

宝钗的困境，其实也是我们的困境。她身上，有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心理，以及生存密码。

对宝钗，宝玉充满惋惜：“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，也学的钓名沽誉，入了国贼禄鬼之流……琼琇浊中亦染此风，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！”

曹公是心疼她的。让她抽中牡丹花签，说她“艳冠群芳”、“纵是无情也动人”。她这么努力、聪慧，最后却“空对着，山中高士晶莹雪，守不悲夫！”

海德格尔说：因为远离“本真的存在”，“此在”就沉沦于琐细的日常，淹没于迷官般的人际关系，最终成了“庸人”、“常人”。那么，生命有没有其他的可能？

很多人爱比较宝钗和黛玉，拥黛拥钗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其实，宝钗跟凤姐和探春更有可比性，因为她们都属于现实世界。

王熙凤协理宁国府这段，绝对治癒——先是通观全局，理出头绪，总结问题。接着统筹安排，采取分班制，发放茶叶、油烛、鸡毛掸子……荣国府的事务也不耽误，还替宝玉和秦钟准备了书房，中间还不忘命人收拾精致小菜，给贾珍尤氏送去。

荣国府执事来领牌子支取东西，她指着其中两件：这两件开销错了，算清了再来；宁国府一个媳妇来领牌，她笑道：“我算着你们今儿该来支取，总不见来，想是忘了。要忘了，自然是你们包来，都便宜了我。”

真是霸道又从容，举重若轻。她是绝对的实干家，酣畅饱满、生机勃勃，一个人活成了千军万马。

人人都说她狠毒、弄权，还逼死尤二姐，以此否定她。不过，在歌德的《浮士德》里，浮士德把灵魂抵押给魔鬼，一路高歌猛进，建功立业，中间也被魔鬼诱惑作恶。但他死后，灵魂被接到了天堂，因为“凡自强不息者，到头吾辈皆能救”。

曹公是喜欢王熙凤的，不然写不出她有趣而强大的灵魂。

她没文化，对大观园却有天然的亲近。众人联诗，她说出“一夜北风紧”，一句大白话，却给后写者留下余地；李纨请她入诗社，她痛快答应：“我不入社花几个钱，不成了大观园的反叛了么？”

她有慧眼，英雄惜英雄，大赞探春：好，好，好，好一个三姑娘！我就说她不错！她比我有文化，又比我强多了！

再看探春。她管家理政，第一个难题就是赵姨娘的抚恤金，面对亲妈的刁难，她坚持遵守规则，秉公办事；又开源节流，兴利除弊，改革大观园。

曹公说她“才自清明志自高”，这个英姿飒爽的三姑娘，看着抄检大观园的忙乱，含泪道：“大族人家，若从外头杀来，一时是杀不死的，这是古人曾说的‘百足之虫死而不僵’，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，才能一败涂地！”“我但凡是个男人，可以出得去，我必早走了，立一番事业。”

在大观园里，她的诗虽然不是最好的，但她是诗社的发起人，她懂得诗的重要性。

谁说现实主义者，眼里只有现实？真正的实干家，能理解现实之上的诗意。

《红楼梦》的开端，是女娲炼石补天，剩下一块顽石弃之于青埂峰，顽石哀叹“无材可补苍天”。这句话不是曹公的遗憾！他不是泛泛的浪漫主义者，从没放弃“补天”的努力，即使在这“忽喇喇似大厦倾，昏惨惨似灯将尽”的末世里，他还是怀着爱和希望，写下王熙凤和探春的故事。

我把大观园里的人分成两类，一类是有用之人，比如宝钗、王熙凤、探春；一类是无用之人，比如宝玉、

黛玉、晴雯、香菱、湘云……

那天，黛玉唱《葬花吟》：“一朝春尽红颜老，花落人亡两不知。”而宝玉，则恹恹在山坡之上。别人都在兴高采烈地送别花神，大观园绣带飘飘，花枝招展。而他们，却在这山坡之上，哀悼落花，哀悼一去不复返的青春，以及终将一死的生命。

这两个无用的人，大好春光里，却悲从中来，看见死亡，看见世界的另一面；如果人生的尽头是虚无，生而为人，何以遣有涯之生？既然人终有一死，不如“向死而生”，拿出勇气和热情，活出更自由更鲜烈更丰富的人生。

这个时刻，是文学世界里最重要，也最闪亮的时刻。

黛玉听见“原来蛇紫嫣红开遍，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”。心痛神痴，站立不住；捧着宝玉送来的旧手帕，不顾忌讳，写下“枕上袖边难拂拭，任他点点与斑斑”；她看着他，说“我为的是我的心”，她对她说：你放心。

有人觉得这是“失态”，我却觉得这是勇气；在鄙视爱情的世界里，依然能去爱；在薄情的世界里，满怀深情，敞开心扉，难道不是勇气？

据说遗失的80回后，是有“情榜”的：黛玉是“情情”，是以深情报深情；宝玉是“情不情”，对整个世界都温柔以待，在一切美好的事物面前低下头来。这是他的选择，也是他的忏悔与觉悟。

曹公开篇道：我人到中年，穷困潦倒，一事无成，固罪不可免。但如不能写一行“行止见识，皆出于我之上”的“当日所有之女子”，更不可原谅。

马尔库塞说，文学是让人类面对那些他们背叛的理想和遗忘的罪恶。诚哉斯言。

于是，我们看见大观园里：龄官划蔷；晴雯撕扇；平儿理妆；香菱学诗；湘云醉卧；琉璃世界白雪红梅；勇晴雯病补雀金裘；敏探春兴利除弊；慧紫鹃情辞辞忙玉；杏子阴假凤泣虚凰；寿怡红群芳开夜宴……海棠诗，菊花题，桃花诗，风雨词，还有柳絮词。

这丰沛的人生，足以抵抗世界的荒谬和虚无。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可以打败时间，打败死亡。

曹公为何要写“撕扇子千金一笑”？

那日，晴雯跌碎了扇子，宝玉心情不好说了她几句，晴雯不忿，回嘴，袭人来劝，又被晴雯顶白。宝玉晚回来，跟晴雯说话：你高兴，把扇子撕了也可以，就是别生气时拿它出气，这就算爱物了。晴雯笑道：我喜欢撕。宝玉笑着把扇子给她，果然嗤地一声，撕成两半。

有人说，这是亡国之音，有这种败家子，贾家不被抄家才怪！

别把道德的弦绷得太紧，曹公其实在考验我们，考验我们对生命的态度——一个夏日的午后，一个少男和一个少女，撕了把扇子，开心一笑而已。何况在宝玉心里，人比物重要，这里面，有爱，有体谅。

本雅明说，小说“是要以尽可能的的方法，写出生命中无可比拟的事物”。昆德拉也说，小说是把“生活的世界”，置于一个永久的光芒下，以对抗“存在的被遗忘”。

所以，尽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姿态，但曹公格外珍视那些能旁逸斜出，拒绝跟生活和解的人。

所以，要有宝玉，要有黛玉，要有大观园。

第二回冷子兴八卦贾府，说宝玉抓周时，世间一切之物皆弃之不取，偏偏去抓胭脂环，必定色鬼无疑了。贾雨村却说：非也非也。人有“正邪两赋”——人禀气而生，气有正邪，则人有善恶。“清明灵秀，天地之正气，仁者之所秉也；残忍乖僻，天地之邪气，恶者之所秉也。”还有第三种人，身兼正邪两气，“其聪俊灵秀之气，则在万人之上；其乖僻鄙陋不近人情之态，又在万人之下。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，则为情痴情种；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，则为逸士高人；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，断不能走卒健仆，甘遭庸人驱制驾驭，必为奇优名倡。”

这段话漂亮极了！接下来他列举了一些人，从陶潜、阮籍、嵇康、刘伶，到陈后主、唐明皇、宋徽宗，再到卓文君、红拂、薛涛、朝云，就是禀有“正邪两气”之人。这些人有君王，有隐士，有艺人，有文青，他们的共同点，就是拒绝被生活收编，无法被归类，他们闪闪发光，独一无二。这些该都是大观园里的人呐。

大观园他们，一点也不完美——小性子爱耍派人的黛玉，脾气像爆炭的晴雯，彪悍的凤姐，有庶出心结的探春，还有高大丰壮的司棋，倒扇的香菱，任性的芳官，纠结的妙玉……还有满怀爱与温柔，却手无缚鸡之力的宝玉。

但我独爱这样的人，爱他们失败者的模样，爱他们跟世界对峙的态度，爱他们的天真与孤独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《红楼梦》。愿世界对你温柔以待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《红楼梦》。愿世界对你温柔以待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《红楼梦》。愿世界对你温柔以待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《红楼梦》。愿世界对你温柔以待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《红楼梦》。愿世界对你温柔以待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《红楼梦》。愿世界对你温柔以待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《红楼梦》。愿世界对你温柔以待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《红楼梦》。愿世界对你温柔以待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《红楼梦》。愿世界对你温柔以待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《红楼梦》。愿世界对你温柔以待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《红楼梦》。愿世界对你温柔以待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《红楼梦》。愿世界对你温柔以待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《红楼梦》。愿世界对你温柔以待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《红楼梦》。愿世界对你温柔以待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《红楼梦》。愿世界对你温柔以待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《红楼梦》。愿世界对你温柔以待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《红楼梦》。愿世界对你温柔以待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《红楼梦》。愿世界对你温柔以待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《红楼梦》。愿世界对你温柔以待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《红楼梦》。愿世界对你温柔以待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《红楼梦》。愿世界对你温柔以待。

一部红楼梦，那么多人研究、评论，究竟最能打动人的是什么因素？我觉得，在文本爬梳上磨过无数遍羊毛的我们，其实不需要那么多关于红楼梦的学问了。极少有人关注有关红楼梦的考据与版本，礼仪与历史，反而，那些独出机杼，带着自己慧眼慧心看红楼的人，最能打动我们。因为那是作者的性情与见识。刘晓蕾，就是这样一个评红者。《醉里挑灯看红楼》是其新作。她写的红楼梦，怎么说呢，就是好像不像一个博士写的，尤其不像一个哲学出身的文学博士写的。

这话有没有在学术圈里泡过的人未必深知其味，但能够会心的人，都知道要写出内容与见识，又要洗却学术话语的枯燥干巴，还得时不时遏制自己过分智性化卖弄学问的冲动，有多难！能够一点学术气都无，自如地挥洒汉语文字的美感与灵性，有多难得！刘晓蕾写红楼梦，就是一点冬烘气也无，捧出来的一颗玲珑剔透玻璃心肝。因此，如果抱着看论文的态度去评论她，真是辜负了她这样一个真人！

刘晓蕾说红楼，最好的一点是“真”。她说红楼，写红楼，没有云山雾罩将自己深不可测地藏起来，而是活泼泼的性灵活泼泼的态度。许多人，都说得她是如何赞美黛玉不屑宝钗的。她说黛玉是明媚的女子，爱与态度都在脸上。她爱黛玉的真，不喜宝钗的守拙装愚与洞察世情的“机心”，对她而言，真假之辨，如同清浊之辨，是一种格调的层级区分。

其实，你很容易就读出来，刘晓蕾，实实在在是个梦中人。她就是活到一百岁，也妥妥的是一种青春姿态。从她的外表到她的内心。她的红楼梦课程，是大学里的网红课。这些年，在每一个理工类985大学里，每个学期几百号人抢她的红楼梦大课，认认真真看书写评论，如痴如醉追红楼。这是真本事。不是网上吹几句能做到的。她的学生喜欢你，喜欢到无可无不可，说：你是吃可爱多长大的吗？要感动年轻人，没有一颗真心，没有真情是万万做不到的。我认识的晓蕾，几乎没有老实坐着的时候。从读书到现在，只要她在场，空气都是欢乐的。任何大腕她也从来不外，嘻嘻哈哈，娇憨又机灵。读博时，因为一项政策不公，她敢去与校长当面质询。连导师知道后都连声赞她有胆气。二十年过去了，物是人非，多少少年变成含辛茹苦的中年，身体姿态从放达到拘谨，面容从明亮到黯淡。唯有晓蕾，她的神情相内相心，似乎从来没有被这个俗世沾染过。

刘晓蕾这部《醉里挑灯看红楼》，有一口少年气。细读下来，她品鉴的人物，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姿态：“真”！她说：我关心的是，是选择一辈子循规蹈矩，“步子笔直，道路狭窄”，最后进了坟墓，歌还是没有唱出来，还是像黛玉那样听从内心，痛并绽放，孤独而自由，拥有一个真实而坦率的人生？这句话堪称是全书文眼。济慈说过：真就是美，美就是真。大概晓蕾就是践行这样的美学标准的。所以她看不上宝钗，说宝姑娘没有青春期，一生下来就老了。就像中国文化一样，过早成熟，老气横秋。这不动声色匍匐前进的姿勢，是典型的中国式生存智慧。但是刘晓蕾欣赏的是那些旁逸斜出，拒绝跟生活和解的人。兼有明媚与哀愁的黛玉，无用但满怀悲悯与温柔的宝玉，机心欲望一个不少的脂肪英雄王熙凤，骨灰级老文青贾母，英挺有大志的探春，见识过诗与远方的宝琴……

她还有侠气！真，有各种姿态各种表达。从对女性的审美而言，主流标准还是喜欢温润如玉含蓄内敛。晓蕾恰恰不是。她欣赏那些有真性情真情义的人物，在文字里替她们摇旗呐喊，与卫道士、伪君子们作战。放达与真性情是她品鉴人物最重要的标准。王熙凤弄权，对权力的欲望从不掩饰，她也不屑于做贤妻，长辈、道义与制度都不支持她嫉妒，她就靠自己的权谋与机心除掉情敌，以生猛的雷霆手段做真小人，晓蕾感叹她是强调温顺和服从的男权文化中的脂肪英雄。这种从力比多阐释的角度真是令人耳目一新；对尤三姐的解读也是如此。晓蕾断然否认原著乙本的删节，认为有黑历史的尤三姐也是英雄。尤三姐的放浪中有“醜陋灌顶大翻身”的醒悟”。这些女子未必道德，但“伟大的文学，不是道德的底盘，而是人性的深度”。真是清刚明亮的文眼！这是亮铮铮的态度，有金石之音！

晓蕾擅长剥除在温文尔雅的教养面纱下的虚伪。她说宝姑娘“不爱红妆爱道姑”，“道德家最喜欢干什么？当然是教育别人。”她教育湘云和黛玉，也教育岫烟，“红楼梦里有男人，也有女人，只有她像圣人。”作者慧眼拎出许多湮没的细节，比如前八十回里，宝钗和王熙凤居然没有对手戏的，她们私下里没有谈过话；刘姥姥在大观园中表演段子，众皆哄笑。唯独没有对宝钗的描写，因为她不笑。我读着又豁然又

叫绝！而向来自视甚高的妙玉，也被晓蕾毫不客气抢白，说“妙玉这通身的做派，对茶具的讲究，对物品价值的执着，倒有一股子说不出来的烟火气”。妙玉对刘姥姥的蔑视，更是分别心作祟。所以作者铿锵有力地评判，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局限和命运。晓蕾从不屑于掩藏自己的爱憎，如她笔下的黛玉之辈，也自有一股痴气与真气。

我读晓蕾，如同听她说话，砍瓜切菜一般伶俐俏皮，又犀利聪颖，经常忍俊不禁。晓蕾的文字质地轻盈酣畅，情感充盈而一气呵成。她挺晴雯，说袭人有多现实多隐忍，晴雯就有多骄做多嘹亮，这是元气淋漓无所顾忌的女子。说晴雯撕扇，是优美的行为艺术，堪比黛玉葬花，可入《世说》；说黛玉和湘云的联诗是文艺小清新，妙玉的则是华丽时髦哥特风，又时髦又高级；她贬袭人忧惧宝玉与黛玉将来有“不才之事”，就冷哼一声：原来规矩人是不该恋爱的，是直接吃禁果的。隔着久远的历史的帘子，刘晓蕾妙语吞吐，竟将红楼讲得如此贴近现代人的肺腑，如此命中，让我们欢笑，而又在某一个时刻低回长叹。

看到这样的文字，一个酷酷的文艺女青年的形象便浮现出来。晓蕾确实堪称纯正的文青范，她就是活到一百岁也不会逊色于她笔下的骨灰级老文青。她爱花草，爱艺术，爱美食，朋友圈里经常不是花就是艺术展，但遇见不公不义往往愤怒冲破天际。即使在外人看来，那与她的文艺生活一点无干。她不入世，又有着极叛逆的勇气。作为一个在大学里任职的名校博士，她一心一意教书读书。似乎母校南大中文系的一些名士风还寄寓在像她这样的少数派身上。然而，与清冷的遗老遗少名士派不同，刘晓蕾是热的。她热情，无论什么时候与她相见，卷着大笑而来，卷着大笑而去。她有一种真正的洒脱，浑不以为意；也有一种真正的强大，无论世界怎么变，她不变。带着一种京城文青范，走路带风，通透，飒爽。十年，二十年，她的样貌始终不变，热忱始终不变，这很了不起。

真正的写作者，其实都是在回应自己的内在生命。刘晓蕾读红楼梦，作为一个读者，我们读的是刘晓蕾。晓蕾不是一本勤奋的高产者，了解她的朋友都知道，她有点小懒。她自己在后记中说，是因为人生遇见一二知己的督促与鼓励，才陆续续续将此书完成。诚如斯言，我个人也觉得这本书是她披肝沥胆酬知己之作。正因为是酬知己，所以这本书的文字格外真，是真正热气腾腾捧着心肝写出来的。有时候，那情感的热与烫，会令我暗自心惊。她说：年轻的时候读《红楼梦》，总觉得是在读别人的故事，隔岸观火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却发现这故事是自己的，是芸芸众生的。爱是一种能力，也是一种勇气。写作，何尝不是一种勇气？一旦你开始书写，你的情感、评判和态度，就袒露在世人面前。

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态度。用晓蕾自己的话说：“文学与爱情，是转化，是平衡，可以建构自己的秩序与美，去抵抗浑浊的生活之流。”懂作者的人懂得这句话的意义。此书是一本有态度的性情书，不在深而在真，不在理而在情，不在缜密而在飒爽，不在现世而在理想。它能激发那些最纯真的对于青春的久远怀念。它是一个彻底的浪漫主义者对世界的诗性呼唤，也是一颗清刚明亮的诗心对理想世界的重建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《红楼梦》。愿世界对你温柔以待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《红楼梦》。愿世界对你温柔以待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《红楼梦》。愿世界对你温柔以待。

# 清刚明亮的诗意世界

读刘晓蕾《醉里挑灯看红楼》

朱丽丽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《红楼梦》。愿世界对你温柔以待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《红楼梦》。愿世界对你温柔以待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《红楼梦》。愿世界对你温柔以待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《红楼梦》。愿世界对你温柔以待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《红楼梦》。愿世界对你温柔以待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《红楼梦》。愿世界对你温柔以待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《红楼梦》。愿世界对你温柔以待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《红楼梦》。愿世界对你温柔以待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《红楼梦》。愿世界对你温柔以待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《红楼梦》。愿世界对你温柔以待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《红楼梦》。愿世界对你温柔以待。

栊翠品茶图（国画）刘旦宅



# 笔会

谈艺录